风，吹着帐篷的防雪裙边呼啦作响，夜灯荡着秋千。此时，冰面上漫天的星辰与帐篷中透出的暖光交相辉映。张小强觉得冰凌穿越带给他的最重要的体验是对自然越敬畏，便越热爱。  
　　本版制图：李姿阅  
　　作为故宫博物院2018年的开年第一展，《国家宝藏》特展12日在故宫的箭亭广场揭幕，由国内9家博物馆推选的9件文物影像清晰呈现在人们眼前，9家博物馆分展也同步启动。  
　　展览借用了中国多宝阁的概念，共设9“阁”，每个阁内放置“国宝盒子”，通过LED高清液晶屏显示9件特展文物的样貌及细节。同时，设计借用中国园林的手法，以特定的位置摆放盒子，每个盒子只有一面为动态国宝展示，避免形成图像之间的干扰，同时观者也需要“寻找”9件国宝，以此增加趣味感，观展的过程也是节目“寻找国家宝藏”的真实反映。  
　　特展为期两周，于2月25日结束。  
　　（据新华社电）  
　　离开广元，心头回味的是一片芦苇荡。四川广元是历史文化名城，有剑门雄关、昭化古城等古迹，也有现代化的闹市繁华，但我心头久留的，却是那片连绵的芦苇荡。它们迎风摇曳的所在，令人不可思议——广元城中心的嘉陵江边。  
　　从雄奇峻峭的剑门关回到广元城区，晚饭后，朋友们决定去逛逛最热闹的老街。乘出租车十来分钟就到，司机很热情地对我们说，这个地方叫上下河街，你们要看广元市的商业中心，就是这里了，现在才八点来钟，正热闹。  
　　人来人往，霓虹灯光芒四射，广元的老城闹市区，这个时间正欢快得手舞足蹈。转悠几条街，眼睛渐渐有倦怠。正想回宾馆，有朋友往前一指说，呃，前面好像到嘉陵江边了，走，过去看看。我们漫不经心越过街区，走下临江护堤的石梯。宽阔的嘉陵江奔涌而过，而我们第一眼看见的，居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黑压压的，在夜色中犹如浓墨泼洒，波澜壮阔妙不可言。那一瞬间，我们都惊呼起来。  
　　那芦苇生得实在有气势，高出人大半头，估计得有一两公里长，顺着嘉陵江岸一直延伸。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布局，一条弯弯曲曲的木板栈道，就在芦苇丛中穿过，若隐若现。可以想象，逢入秋或者春花烂漫，这一片芦苇荡中，当有多少人流连，一拨拨来，一群群去，看花絮如雪，听江声杳渺，蒹葭苍苍在水一方，何等闲适旷达！  
　　疑问也正在于此：这么好的芦苇荡，印象中应该生长在城市外围，或者乡村的湖塘、远山的田垄、人迹罕至的荒郊……此时此刻，在城市的核心区，如此喧嚷的通衢，居然也能“遇见”，大感意外。  
　　再转念一想，城市芦苇荡，这个题材应该不止临江铺设景观那点事。貌似草叶几枝，实则四两拨千斤，神来之笔。  
　　什么叫城市的情商？这就是！  
　　越来越多面貌雷同的都市，繁华无处不在，久之倒觉得乏善可陈。宝马香车高厦丽楼早就不是话题，说白了，缺的是钢筋水泥之下的那份体贴，那种淡淡的笑意——姑且称作城市的情商吧。正如一个人，纵然锦衣玉食雍容华贵，但老正襟危坐，也就索然无味矣。  
　　体现城市情商者，不一定浓烈惊艳，也不一定成为地标，但一定亲切柔软，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入则芳草萋萋，别时落霞与孤鹜齐飞，求的就是那种意境。  
　　城市情商对应出城市格局。有情商的城市，一定是有人情味的，格局断不会小。格局说到底，讲的是亲和力，讲的是以点带面，讲的是对他人的接纳、给予和激励。城市有情商，才会让人觉得日子越来越滋润，心里头多半都月色溶溶或者遍地阳光。所以，城市有没有情商，这个问题很重要。  
　　回到家乡后专门查资料，才知我们眼里那一湾芦苇，确切地说，应该叫巴茅，只是和芦苇长得极像。巴茅居然可以变身为城市景观！难以想象，2014年5月长廊竣工之前，那一带曾是荒芜的河滩，乱草丛生，一地垃圾。建一处临江长廊，本可以有更多奇花异木的选项，可以更“富丽堂皇”，可以更“高大上”，但广元选择了长在山沟里的巴茅，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诗与远方。这个创意足够“极简”，也足够有情商。  
　　有情商，是城市之幸。到过重庆的人，会觉得重庆地铁和轻轨特别好玩，它们在山峦起伏的城市中纵横捭阖，或者上天，或者瞬间入地，被人形象地比喻为三百六十度立体魔幻现实主义效果，已经成为外地游客玩转山城的一道必修课。让人觉得特别贴心的是，每条线路的颜色都有对应表现和形象命名，比如三号线是琉璃蓝，五号线是浅葱蓝……不同站点外立面的设计也各有表现的主题，比如牛角沱站是时光隧道夜景主题，江北机场站是青花瓷中国风主题……坐一趟地铁或轻轨，就是一次轻盈但熨帖的文化分享，心灵总有几分得了抚慰的感动。  
　　被一种城市的温情折服，可能缘于某处景致，也可能得自重新唤起的某种民俗民风……只要用心，城市便可暗含情商。一场全民阅读活动，湖北十堰市从2000年坚持至今。通过各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读书把越来越多人联结在一个幸福的点上。这座城市也许没有想到，不经意间，他们同样诠释了城市的情商。  
　　让城市温暖起来，无须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那些让人嫣然一笑的都市情愫，无论白天黑夜，会在心头热乎乎地弥漫。就像芦苇或者巴茅，生在水乡泽国深山老林，那叫本色；生在闹市区，那就有了表情，会笑，会唱歌，会舞蹈，会流露出一座城市的情深意长。  
　　听说大麦地镇搬到普龙，还种植了大量的葡萄，我半信半疑，想实地去看一看。今年元旦，我带着县文联的几个协会去普龙。车还没到普龙，绿汁江沿岸一块块平整规范、搭着白色架子的地块一下子抢占了我们的视线。  
　　“那是什么？”“太漂亮了，简直像绣花！”  
　　同行的文友们问。  
　　“该不会是葡萄园吧？！”  
　　我随口说，心里却不太肯定。  
　　等车子靠近了，才确认那就是葡萄园。无数葡萄苗正在长。  
　　在闭塞的大山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诱人的葡萄苗，大家都有些不想走了……  
　　据我所知，以前我们这云南大山里是不种葡萄的。当地人对葡萄的认识，不是来自知名的水果，更不是来自品类繁多的葡萄酒，而是来自这大山里土生土长的一种野生葡萄。  
　　那种野生葡萄是落叶的藤本植物，春天发芽长叶，然后开花结果，夏季就有果子可以吃。但这种葡萄不同于现在我们在街上或超市里见到的葡萄。它颗粒小、味酸微甜，还有一点涩味在其中。其特点是不择地肥地瘦，不怕大冷大热，在干热河谷、山坡箐边的沙砾碎石中都可以生长，一如水灵、清秀而又活泼可爱的彝家妹子，在大山里随处可见。  
　　上小学时，我曾从语文课本里知道葡萄。但那时我意识里的葡萄就是家乡山箐边野生的那种葡萄。后来到城里读师范，见到又大又水灵的葡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吃到不同于我们山里的葡萄。那葡萄红润、晶莹、透亮，完全颠覆了我所知。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把那一小串葡萄吃下去的，只记得它的芳香醇美胜过我以前吃过的任何水果。  
　　后来，我们小县城也陆续有人卖葡萄了。但听说是从外地调来的，价钱贵不说，还因为不能保鲜，吃到的早已失了水灵，几乎成葡萄干了。前些年，一位学农的前辈文友发挥专长，竟然在自己的院子里种出了葡萄。他和妻子挑着又大又鲜的葡萄在街上卖，我们都纷纷去买。  
　　如今，这彝山深处大麦地的葡萄，让我惊异。大麦地镇新搬迁的镇政府所在地普龙是一个易地搬迁点，地处绿汁江沿河地带。沿江两岸气候炎热，光热充裕，土地肥沃。不过因为水利设施问题，几年前新开垦的很多河滩地，大部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近年来新修了库容很大的河口河水库，水利条件改善，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葡萄基地在此安家落户，使优越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大山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生机。  
　　“大麦地镇过去自然条件差，干部思想保守，群众看不到希望。现在不同了，年轻的镇领导班子思维敏捷，敢想敢干。搞农业综合开发，实行土地流转，葡萄还没有成熟，农民就尝到了甜头。看着现在大片大片的葡萄园，家家户户心里甜着呢！”在大麦地，很多干部群众这样对我们说。  
　　镇上的领导带着我们看了一片片葡萄园，向我们介绍说，近年来共引进了十四家农业企业，流转土地两万多亩，已种植红提葡萄一万多亩，每年生产优质葡萄六万多吨。由于特殊的日照、土壤、气候条件，大麦地镇的葡萄甜味足，品质佳，外表红润、晶莹、透亮，吃起来更是酸甜适中，胜过许多地方，而且每年元旦节前就可以大量上市，是国内自然成熟上市较早的鲜食葡萄。  
　　这真是一个芳香诱人的喜讯。大山里种出了葡萄，而且规模还不小。看着很多百姓都兴奋地在葡萄园里为葡萄剪枝留苗，我真为祖祖辈辈和贫困搏斗的当地百姓高兴。在家门口打工赚钱，谁碰上都会陶醉，难怪他们乐呵呵的。  
　　“等葡萄园全部建成，葡萄大面积挂果，还要建一个葡萄酒厂，那时请你们作家一定要来品尝。”参观结束时，几个葡萄园主热情地对我们说。我们笑着感谢他们的盛情，心里早已醉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品尝着大山里酿出葡萄美酒的夜晚。  
　　夜晚总是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当大地以黑色的面纱作为自己的床被，睡眠便成这一刻开始的主题。然而，必然还会有一些事物在此时苏醒，它们在黑夜里的颜色反而更加明晰。  
　　我站在儿科病区窗前，一边听着汽车驶过街道时的笛鸣，一边整理身上的白大褂，准备在儿科病区的夜晚独行，和黑夜对话，聆听它发出的每一种声音。  
　　白天，很多孩子的哭声混在一处，像被揉成一个长满尖刺的仙人球飞奔而来，让人无法分辨是哪个孩子又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哭声。夜晚则不同。深夜的安静把这些声音清晰撷取：三床的孩子准备输液，他的哭声里充满反抗色彩。十床的孩子突然啼哭，年轻的母亲怎么安抚都无济于事，最后是乳汁解决了问题……  
　　孩子的哭声是夜班最常听到的声音。哭声在某个时刻，从黑夜的某个角落跳出来。我拿着听诊器走过去，尽我的努力把哭声变得舒缓、平静，最终成为呢喃一语。  
　　夜晚走到了最深的地方，孩子们的哭声也渐渐少了。我躺在休息室里闭目小憩，偶尔会觉得有一两声啼哭向我飘来。当我睁开眼睛寻找时，它们又都戛然而止。我侧耳等待了一会儿，没有再出现，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吧。自从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我已经适应这样的生活。听着、看着孩子们的哭声渐渐平复，是让我快乐的事。  
　　鼾声是我值夜班时的一味佐料。如果非要选择一件事物作为夜晚走向深处的标志，那么渐次出现、此起彼伏的鼾声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当第一道鼾声从某个角落飘出来，大幕就被拉开了。各种音调和节奏的鼾声先后从病房里探出脑袋，有的还会携一两声孩子的啼哭，一起涌入我的耳朵。  
　　鼾声多出自陪床的家长。从鼾声里透出的是一天的疲惫，也是小儿病情平稳的写照。这一阵，所有人的鼾声中最甚的要数两个病区交界处的那个中年男人。估计他明白自己打鼾的实力，不愿惊扰别人，所以早安了一张行军床在走廊里。他的鼾声简直是部跌宕起伏的音乐剧。开始的时候，有低沉的声音在他喉中盘旋，连续的，舒缓的，拉开大幕，开始讲述一个章节的开头。正当我以为讲述很平静连贯的时候，他的鼾声却停止了，接着是两声短促的咳嗽，行军床吱呀了一声，他停住讲述的脚步，把自己的身体放在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上。片刻后，鼾声又起来了。  
　　鼾声可以演绎一场剧目，类比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演绎者，在不同的角色中登台演出。人生是一部大的剧目，每一个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人都是主角，经历各种酸甜苦辣后，流下汗水和泪水在安静的夜晚独自品尝。再比如这样的一个夜晚，也是一个完整的剧目。夜幕降临是故事的开始，晨曦到来是结束。这样一个夜晚，有很多个声音从不同的角度向我述说故事。  
　　值夜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病历。白天工作繁忙，根本无暇整理病历。这样的工作大多放在加班和夜班来做。打印机是那种老式的，速度慢，声音还特别大。尤其是在安静的夜晚，它的声音就被放大得更加明显。打开文档，鼠标点击，三秒钟以后打印机发出嗡嗡的声音，再经过三秒，突然出现咔嗒的一声，一张洁白的纸被打印机吃了进去，然后从上边的出口带着滚烫的温度吐出来。如果需要整理的病历多，打印机的声音就开始走样，在纸张进去的时候还会发出很长的吱咛声。打印机也会发着“高烧”，让人不敢触摸刚打出来的纸。这一晚，它就是一张不停说话的嘴，说着说着就累了，可还是接着说下去。一张张纸被吞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已经讲满病人身上发生的事。  
　　宁静的夜晚，我看着不断嗡嗡响着的打印机出神。黑夜是静心归纳总结的时候，把白天所做的事情梳理一下，就像打印机打出病历，以备日后对病人系统回顾，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打印机还在咔嗒咔嗒响着，它把黑暗的色调吞了进去，我的心里剩下的是温暖的亮色。  
　　黑夜走向尾声，东边的天空已经微亮。夜晚还没有褪尽它的颜色，公交车的笛声出现在黑白交接的时刻。这个夜晚马上就要落下帷幕，很多人从沉睡的梦乡中醒来，而我则聆听了一夜另一种形式的讲述。它们或低沉，或嘹亮，或绵长，或短暂。我细细体味着每一个瞬间。  
　　除夕叫法，各地多有不同，浙江台州人把除夕叫做“除夜”，而我家乡却把除夕叫做“除岁”。反正是一回事，“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早在十一世纪就把它写得很清楚了。  
　　少儿时期的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把一年里头最后一夜叫除岁呢？“岁”就是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一年过去了就过去了，为什么要把它“除”掉呢？  
　　家乡还有个活动叫做“照岁”，就是除夕那个晚上，家家户户都要点红烛。有钱人家的红烛大些，没钱人家的红烛小些。我童年时命舛运蹇，不是父亲出点“问题”，就是弟妹们摔个歪胳膊断腿的，所以，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了父母亲最大的心愿，谢年、照岁、迎春、庆春这种近似奢侈的民俗活动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有一年好像是境况稍好，父母亲也开始张罗“照岁”，但用的红烛只能是最小的“十支”。当时买烛是用秤称的，“十支”就是一两有十支的那种小烛，瘦得就比我们小孩子家家的小拇指头还要细。  
　　照岁真是件赏心乐事，首先，那天的孩子们都允许玩泥巴，因为蜡烛需要支承体，而一般的穷家根本没那么多的烛台。天寒地冻阻挡不了我们的兴致勃勃，我们下到河塘里，去挖那种细腻的“青滋泥”，然后回家摔摔打打地做起烛台来，我们随心所欲地创作着，有圆锥体的，有方台形的，也有小泥人和小动物，关键是要立得住，立得稳，然后在上头插上一截细细的香梗，放在风里晾得稍干就行了。  
　　一整天，孩子们的心里都痒痒的。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兄弟姐妹们争先恐后忙碌起来。先把一支支小红烛都插上泥烛台，接着便开始点烛，点上了，小心翼翼地用手护着，用身子挡着，不让它被风吹灭，不让它迎风流泪。  
　　烛光摇曳，人影幢幢，难得的祥和与幸福拥簇着我们。  
　　“照岁啰！除岁啰！”爸爸是很容易满足的，他快活得像一个大孩子，和我们一起跑进跑出。  
　　“照岁除岁，从里往外。”妈教导说。  
　　“为什么？”  
　　“除岁就是除祟呀，点那么多的蜡烛，照得妖魔鬼怪无处躲藏，我们从里到外，把祸祟、晦气、污秽都赶跑。”  
　　气氛就变得神秘严肃了。我们诚恐诚惶地做着一切，生怕一不小心就让“祟”们藏匿下来，继续祸害我家。  
　　我们按照父母的指点，先把蜡烛放进谷仓、米缸里边，边放边祝诵：谷仓满登登，米缸满登登；接下来是正屋、卧室、眠床里边，我们诵着“妖孽快快滚，吉吉如律令”；然后是厨房、饭箩、菜柜，再就是过道、檐下、院子；还把蜡烛点到了猪圈旁、鸡窝上、茅厕背；最后我们来到了大门外，找一个无风的角落，架起几爿瓦片，把烛台放进去，点着蜡烛，然后赶紧回头关上大门，以免“祟”们卷土重来。  
　　有两处的照岁比较特殊，一是水缸里。水缸里怎么点烛？泥烛台掉进水里岂非污了一缸清水？妈有办法，她手拿一截萝卜削就的烛台，叫我把它放进碗里，插上蜡烛点上，然后将碗轻轻放进水缸里。白白的瓷碗，红红的萝卜，幽幽的烛光，在水面上轻轻荡漾，有一种让我怦然心动的感觉。另一处是柴仓，柴仓满是干柴，引起火灾就不得了。爸也有法子，他先把柴草整理得妥妥的，然后拿了个水斗，舀上半斗水，仍拿口碗点上蜡烛在水里浮着，再让这个水斗稳稳地坐在柴仓里。这样就平安无虞了。  
　　屋里屋外是星星点点的烛光，带着淡淡的温馨。一家人就在这淡淡的氛围里憧憬着，盼望着新一年平平安安，盼望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石头一直让我感到很亲近，这源于少年时期读宗璞的小说《三生石》。小说中的石头寓示着坚贞，我特别醉心于石头的这个标签，以至当时起了笔名“石磊”，也开启了对石头和文学的热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懵懂闯入一座在石头上生长的城市。浙江温岭，与石头有着亿万年之缘。这里清癯的大地遍布石的身影。  
　　长屿硐天是温岭的一张名片。长屿硐天的岩石储藏多、石质细腻、色泽丰富。自南北朝始，勤劳的温岭人民就一斧一钎在石山上叮叮当当耕耘。或许在许多人看来那是噪音和苦痛，但在温岭人民心里，那也许是在叩谢大自然的厚爱。那是靠自己双手换取生活殷实和安详的乐音啊。绵绵不绝的敲击声延续一千五百余年，二十八个硐群、一千多个形态各异的硐窟形成蔚为壮观的石文化景观。特别是长屿硐天的“岩洞音乐厅”，高三十余米，如倒扣的巨钟，总面积两千平方米，能同时容纳七百人就座，让人不由惊叹，怎样的坚韧、执着和果敢才能开采成如此宽阔高险之所在？！  
　　与此同时，在温岭的另一侧，方山大大小小的石头们正不动声色地外漏自己的光华。这些石头雄伟壮观、雍容大气，或壁立千仞，或高挑峻拔，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而在石塘，却又是另一番景观——俨然温岭的别院，石屋、石街、石巷、石级星星点点镶嵌在石塘山的绿林中，面朝大海，宛若一幅视觉冲击强劲的油画。  
　　对人类而言，石头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而从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到现代美轮美奂的石雕石刻，从被把玩的奇珍玉石到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巨型建筑，无不昭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仁厚。石头像人类的一条血脉，搏动不止。  
　　温岭的石塘，这个曾经荒芜的半岛，因为石材丰富，诱得许多异地渔民迁徙至此，砌石屋、造石墙、铺石路、围石堤，因此日新月异、人气疯长。长屿这个石板之乡，将一块块山石运出销往全国各地。千百年来，这些拙朴而美丽的石头既为温岭的万物生灵提供温暖的遮风避雨之家，又引来世界各地络绎不绝之访客。从最初的东瓯地到后来的太平县到如今的温岭市，它们见证这片土地一步步走向绚丽与繁华。我想象着某个清晨，在石塘山半山腰的某个石屋里，伸着懒腰，推开窗户，呼吸空气中沁人心脾的馨香，感受海风柔柔的抚摸，看着一艘艘渔船徐徐起航出海，看着东方的第一缕曙光在窗台跳跃、在每一个早起的渔民幸福的笑脸上绽放。那是何等美妙的享受！  
　　温岭的石头不是金刚石、翡翠、软玉，也不是玛瑙、珊瑚、琥珀，但有着这些“高贵”品种都难比拟的拙朴沉稳和向好向善之心。温岭有很多关于石头的传说。五龙山的山巅有一座数十丈高的峰石，酷似美妇，发髻高挽，迎风孤峙。当地人们唤之石夫人峰，为之演绎传说为一石姓寡妇为逃避族长的逼婚，投奔情郎石陀人。在逃亡的路途中石寡妇化身为石，石陀人闻讯悲痛欲绝，在黄岩澄江边也化为石陀人峰，与之常年深情相望。同小说《三生石》一样，这些传说寄寓着人们对自由、爱情、幸福的向往。也因如此，我们见到一对对的热恋男女在石夫人峰面前相拥相吻，郑重许下三生之约。  
　　在石塘古镇，我对温岭人的善良与质朴有了进一步了解。同行的当地朋友介绍，星罗棋布点缀在山腰上的石屋，有一片因发展旅游的需要，大部分的居民都被政府动员搬迁了，他们的石屋被政府收购，统一规划，或重建或修葺，变身成接待游客的旅舍。有几户没有搬迁的人家，他们的房间同样打扮得漂漂亮亮。两相无争，皆大欢喜。温岭人的形象像石头一样发出质朴的光芒。沿海绿道上，当地居民慷慨送我们这群陌生游客几个当地小西瓜。吃着又脆又甜的黄肉小西瓜，贪婪地享受着山、海、石、船美景，我心里有股暖流在涌动。在长屿、在方山、在石塘、在五龙山，我身陷硐天石海，像遭逢久别的老友，我们深情相拥。我沉醉在温岭的石头之心，仿佛触摸到温岭石头的脉搏和心跳，听到它动人的歌唱，被它的美丽、温暖、质朴、沉静融化。  
　　本报西宁2月21日电  （记者何聪、姜峰）赶在年前，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的东拉卡、洛乎藏两村易地搬迁项目建成，村民韩锦志乔迁新居，“搬到镇上，以后再不用翻山越岭，孙子就近上学，舒坦！”  
　　“原来一年最多酿1000多斤，去年酿了4000多斤青稞酒，赚了6万多元。用酒糟还养了17头八眉猪，出栏14头，挣了1万多。”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新村村民吕有金，从7公里外的脑山搬迁过来，“新村好看，交通方便，吸引了不少人来村里体验我们这里的风情，酒好卖多了！”  
　　2017年，青海2.5万户9万多人陆续从大山深处乔迁到集镇或公路沿线，预计到今年底，将有20万人从山区迁出安置。今年青海继续实施百姓安居工程，计划改造城镇棚户区3.05万户、综合改造2万户、农牧民危旧房6万户。  
　　异地搬迁是青海改善民生的一个侧面。“多年来，青海坚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选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及重点项目，民生投入力度始终不减。”青海省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2014年起，青海实施高原乡村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各类项目资金107.7亿元，完成1200个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占行政村总数的28.8%。  
　　为解决包虫病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除国家包虫病手术治疗补助8000元之外，青海还通过新农合、民政低保等各项政策予以补助。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乡达哇村，54岁的藏族牧民色样不久前在州人民医院做完包虫病手术，医护人员又来到家中随访，色样竖起两个大拇指：“省钱又安心！”  
　　“青海每年用75%以上财力，逐步扎牢织密民生网。”青海省财政厅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青海将推进15万贫困人口脱贫，全面启动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和高中攻坚计划，实施“民生实事工程”，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生态形成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高举起改革大旗，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席卷神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由此步入崭新境界、结出丰硕果实。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高举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  
　　隆冬时节，“特区中的特区”广东深圳前海一派勃勃生机——  
　　80多个工地同步在建，一座新城拔地而起，16万多家注册企业、6万多家开业企业推动其经济总量跃上千亿级台阶……  
　　仿佛一个巧合。1979年，开山填海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深圳蛇口，打响改革开放“开山炮”。  
　　30多年后，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前海，与蛇口仅仅一山之隔。  
　　不变的山岭，见证巨变的时代。从“深圳速度”到“前海气魄”，同样的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不同的是时代变革背景下的改革使命与方向。  
　　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赴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前海。  
　　面对这片处女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判断，呼吁全党上下“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清醒的判断、坚定的态度、果敢的抉择，无不基于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时少，改革进程中解决了矛盾也积累了新的矛盾。  
　　就在总书记广东之行后不久，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将一张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公之于众：在广州投资一个项目，要经过20个委办局，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最快也要700多个审批工作日！  
　　从历史的天空俯瞰当时的中国，“白发社会”已经到来，增长方式简单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实体经济乏力、地方债务高企……酝酿着系统性风险。  
　　将镜头拉近一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日俱增，而既得利益集团固守藩篱，使人才上升碰到“天花板”，创新创业遭遇“玻璃门”，社会活力不足。  
　　经过近40年大变革大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速度与质量的权衡、活力与有序的把握、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两难甚至多难情况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固化板结，曾经的改革推动者成为深化改革的反对者……  
　　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针对“往哪儿改”的困惑，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要不要改”的疑虑，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滨海新区，强调“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